
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



归来

王祥夫 著

追寻鲁迅的足迹
跟随大家的引领
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
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



台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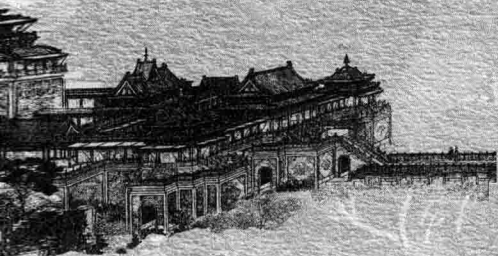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



归来

王祥夫 著

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
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归来 / 王祥夫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5168-0537-4

I. ①归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0354号

归 来

著 者: 王祥夫

责任编辑: 王 品

装帧设计: 李 莹

版式设计: 于鹏波

责任印刷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)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taimeng.org.cn / thcbs / default. 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70 × 240 1/16

字 数: 197千字

印 张: 12.75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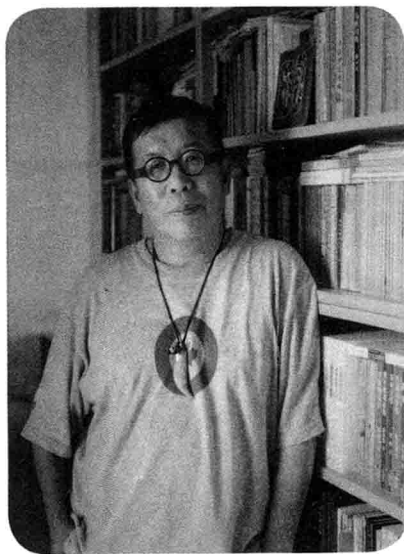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0537-4

定 价: 27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简介



王祥夫 著名作家、画家，中国辽宁省抚顺人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榴莲 榴莲》等七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愤怒的苹果》等九部，散文集《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》等六部。曾获赵树理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上海文学奖、滇池文学奖，短篇小说《上边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；作品屡登中国小说排行榜。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云冈画院院长。





目 录

看 戏	1
比 邻	14
三 坊	29
猪 王	39
冬 雨	51
归 来	64
桥	78
颤 栗	93
办 喜	113
上 边	126
最后一盘	140
青春耳钉	147
端 午	162
饥 饿	171
水 塔	185



看 戏

西瓜节开幕这一天，贵得把区上和县里的领导都请到了，虽然是西瓜节，到了晚上一下露水天气还有些凉，贵得给上边的人准备了军大衣，簇新的军大衣，几乎是拉来了一大汽车。“领导们每人给一件，也算是个礼。”贵得说。除了军大衣，贵得还给每个客人准备了五六十斤西瓜，瓜都摘好了，一份儿一份儿放大棚里。说是西瓜节，地里这时候其实连个西瓜毛儿都没有，瓜都在大棚里，大棚里的西瓜要比地里的西瓜早熟两个多月，地里的西瓜是顺着瓜蔓儿在地上圆溜溜儿趴着，可大棚里的西瓜却在架上吊着，架上的瓜有大有小，顺着蔓子一路上去，都藏在厚密的叶子里。因为大棚里的瓜要比地里的瓜早下两个多月，平平常常的西瓜这时候就成了个稀罕物。西瓜有什么好看的？但来看的人就是多，看了不行，还要动嘴吃，人们的理由是“吃好了才会买”。所以，每个大棚的入口处都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旁还有凳子，怕人们站着吃累，让人们坐在那里安心吃，桌子上一牙一牙的都是切好的瓜，粉瓢的、红瓢的、黄瓢的，一牙一牙地放在那里等人们来大口大口吃它。贵得给人们的规定是西瓜要统一过秤，统一收钱，无论是谁的大棚都不许私下收钱，这就有那么点集体主义的味道。贵得现在的心很大，村子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，贵得说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乱糟糟的，同



时也为了防止人们瞎搞价。西瓜节要有个西瓜节的样子！再说唱戏，原计划是白天唱，但贵得不知怎么突然变了主意，把戏改在了晚上。

“晚上吧。”贵得说。

别人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，邻庄赶来看戏的人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意见。

“晚上更好！”有人马上在一边附和了。

贵得问了这人一句：“你说怎么个好？”

“热闹！”这人嘻嘻一笑，“热闹不过晚上人看人。”

乡下唱戏，除了死人搭台唱戏没个定准，一般都有个时间，比如过年过节，或者是祈雨求神，平时谁也不会请剧团下来唱戏，所以党留庄这次闹得动静特别大，邻村的人们都赶来了。这时节，地里的玉米要抽穗了，高粱头子也努了小苞了，而且马上要开苞了，人们相对就不那么忙，所以有人对贵得说把西瓜节安排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真是高招。大棚是没有季节的，即使是冬天照样也可以把西瓜给人们绿皮儿红瓤地结出来。但安排在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人们有时间，难得的就是人们有时间。而且剧团也有时间，这时候请剧团去唱戏的地方不多，所以能请到县里最好的剧团和最好的角儿。人们都知道了，这次来的主角是“桃子红”和“二毛眼”，好家伙！都是远近闻名的好角儿，要在别的时候，想看她们的戏还不那么容易。“军大衣得给桃子红和二毛眼留一件。”贵得说，又看看那一份儿一份儿留好的西瓜，又说：“瓜也照样给桃子红和二毛眼各留一份儿。”贵得这么说话，倒好像他和桃子红和二毛眼的交情有多深，其实贵得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个演员。贵得不但嘱咐给桃子红和二毛眼各留一份儿瓜，还嘱咐把西瓜多切它几个，一牙儿一牙儿摆桌上，每个桌儿上都摆上。

“大棚里的瓜多着呢，让旁边庄的也尝尝，都尝尝。”

党留庄旁边都有哪几个庄子呢？王留庄和张留庄，再远还有个李留庄，怎么庄子的名字里边都有个留字？文化馆老丘头说这有个说头，这个说头就是有“留”字的庄过去都住兵，当然这是古时候。丁儿香的家呢，就在王留庄，人



们都叫她“丁儿香”，这发音有些特别，而这特别只有王留庄有，比如这天吃的是鸡肉，王留庄的人会说“鸡儿肉”，比如“面条儿”，王留庄却非要说是“面儿条”，比如“裤腿儿”，王留庄的人会说“裤儿腿”。这真是俚，要多俚有多俚。因为王留庄人说话有这么个怪特点，舌头有那么点卷卷的，所以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，人们都会知道他们是王留庄的。王留庄的丁儿香是去年和党留庄的刘大来订的婚，不订婚还好，丁儿香还会时不时抽时间到党留庄看看她舅，她舅就是贵得，一订了婚，她倒不方便来党留庄了。要来，就非得找个别的什么借口，这下可好，丁儿香找到了借口，那就是去看戏，村子里的戏一开锣就要演到后半夜。丁儿香她爸对丁儿香她妈说：“你跟上去吧，你不去我还不放心，大晚上小男嫩女的。”丁儿香的爸还嘱咐丁儿香妈晚了就别回来了，“就在她舅家睡一宿。”“一宿哪行？最少还不在我兄弟家住三宿？”丁儿香的妈说丁儿香她舅要给人们唱七天，所以她要 and 闺女在党留庄看个够。丁儿香和刘大来的婚事，就是丁儿香的舅舅贵得从中撮合的。贵得不但管村里的事，家里的事他都要管。

“听说光军大衣就拉了一车。”丁儿香她爸说贵得拉那么多军大衣做什么？

“谁知道拉军大衣做什么？”丁儿香妈说，“不过这几天到了后半夜还冷不叽儿的。”

“拉军大衣做啥？”丁儿香的爸还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。

“管他娘！”丁儿香妈心不在这上头，她和丁儿香商量该穿什么衣服去，灰的？蓝的？还是黑的？

头天晚上看戏，丁儿香和她妈是在村食堂里吃的饭，来吃饭的人很多，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人是吃混饭的，因为人多，谁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客人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些人大都是从上边来的客人。但本村的人也有在食堂吃饭的，比如丁儿香的舅妈，她陪丁儿香和她大姑姐在食堂吃饭，因为人多，饭菜也好不



到哪里去，炖羊肉、鱼、猪蹄子、大烩菜、炖鸡肉，还有黄汪汪的炒鸡蛋。丁儿香舅妈小声对丁儿香妈也就是她自己的大姑姐说：“你兄弟贵得这下子闹大发了，连区长和县长都下来看戏了，要是别的村演戏，嗨！区长和县长才不来呢，才不会下村里看戏！”丁儿香的舅妈这么一说，丁儿香就把脸转来转去，但丁儿香把脸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看到区长和县长，丁儿香的舅妈说你坐在这里怎么能看到区长和县长，你舅陪他们正在另一间屋喝酒呢。

“咱们吃咱们的，七点半开戏，咱们可别误了。”丁儿香的舅妈说：“不过那个人已经给咱们占了座儿，咱们不怕误，咱们的座儿紧挨着区长和县长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前边那一排谁是区长谁是县长了，你要是不知道就让那个人告诉你谁是谁。”

“哪个人？”丁儿香还问。

“还哪个人哪个人？”舅妈笑着说，“那个人就是那个人。”

丁儿香不问了，她说了句：“管他是那个人还是哪个人。”

吃过饭，丁儿香和她妈随舅妈去了戏台那边。丁儿香注意到舅妈为了看戏也穿了新衣服，其实最不好看的衣服就是新衣服，到处僵僵的，舅妈因为穿了新衣服，人就显得僵僵的，像纸扎起来的那么个人。要说好看，最好看的衣服是洗过一两水的衣服，丁儿香就穿着洗过一两水的衣服，里边是件水红的，外边罩了一件白色儿的细线子毛衣，这样的搭配很中看，而且鲜亮。有人已经在那里指指点点看丁儿香了，看得丁儿香很不自在，但她觉得自己这衣服是穿对了。在心里，丁儿香这会儿是十分留意刘大来此刻在什么地方，她也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表面上，她却故意装着眼里根本就没有他，她明明知道这时候刘大来就在台子那边忙，忙着往一边轰那些往台口上乱挤的孩子，但她的眼睛就是不往那边看。丁儿香她舅妈说，“看看看，看看看！”丁儿香知道她舅妈让她看什么，可她却偏偏不看，偏偏看另一边。另一边就是食堂那边，是坡上，坡上这时下来人了，都披着件军大衣，都举着烟卷儿，这些人既然过来了，天也黑得差不多了，戏就要开演了。



“是不是要开演了？”丁儿香小声问她舅妈。

“谁知道你舅让几点开。”丁儿香的舅妈说这全村都听你舅的。

那边也有人在问了：“几点开，到底几点开？可不早了。”

“七点半开，七点半开，保证七点半开。”是刘大来的声音。

“听听听、听听听！”舅妈对丁儿香说。

“听什么？”丁儿香说。

“听大蚂蚱叫！”舅妈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七点半开，七点半开。”刘大来的声音近过来了，已经近到了丁儿香的跟前。他笑嘻嘻捧着几牙西瓜，弯下腰来，看看，没地方放，只好把瓜放在丁儿香的手里，丁儿香妈和舅妈每人手里也拿了那么一牙儿。

“都七点半过了，怎么还不开？”有人又在旁边说，说大来你也不去问问？你往这边瞎混什么？又有一个人马上笑了，说人家大来不往这边混还能往别处混？像你，混到县城的歌厅？混还不行，还让自己越混越细！越混越软！又细又软！

刘大来也跟上笑，说可不是都快七点四十了。

“还不问问，到底几点开？”这几个人说。

刘大来去问了，去食堂那边，最里边那间，也算是村里食堂的雅间，墙上挂着老大一张“迎客松”。贵得正在陪着区办公室的门主任喝酒，这时候，县长和区长还没到，正在路上，电话也打过来了，说县长和区长来了也不吃饭了，来了就直接看戏，他们已经吃过了。大来从外边进来，小声问：“叔，都七点四十了，人们都说开吧。”

“人们？谁是人们？”贵得说你先说说谁是人们？

大来说不上来了，他笑着站在那里，他确实说不上来人们是谁，人们可太多了。

“我就是人们，人们就是我。”贵得笑着说。

“那还不是。”办公室门主任笑着说在这村里你就是人们的总代表。



“过来，先敬杯酒。”贵得对大来说你先敬门主任一杯酒。

“那戏开还是不开？”大来又小声问，此刻他心里其实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丁儿香，他就怕丁儿香在那里坐着一个人觉着没意思，一个人坐着难受，他想让她不难受，等戏开了，乱哄哄的他们就可以到别处不难受去了。

“听我的还是听人们的？”贵得说。

“听你的就是听人们的。”门主任又笑着说贵得你就是人们，“我宣布，你代表人们！”

“是不是？门主任都这么说了。”贵得说大来你还不赶快敬酒？

大来马上敬了酒，是三杯而不是一杯，敬过酒，大来又给门主任杯里倒上，贵得又对大来说：“你听听这是谁们家的驴，一点儿都不懂事，听听，听听，这么‘昂昂昂昂’地叫，待会儿是听它还是听剧团的，给它赶一边去，妈的！”

大来也听到驴叫了，“昂昂昂昂、昂昂昂昂！”叫得特别喜庆，让人觉着热闹中又添了份儿乱哄哄的热闹。大来笑了一下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倒好像那是他在叫，所以他才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。大来说这就马上把它牵到一边去。

“你告诉人们，就说我说了，八点开。”贵得说。

“八点开，八点开。”大来出去了，找到了那头驴，把驴绳抓在手里，一边拉驴一边对人们说谁都别急，“八点就开，八点就开。”

“你拉头驴干什么？操你妈个小×的。”人们笑着问。

“让它到一边儿练去。”大来笑着说小心让剧团那边听了生气，它再“昂昂”两句，剧团的人都不敢上台唱了。

戏到了八点半才开，县长和区长来了，披了军大衣先在下边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把军大衣脱了上台，他们上台又没别的什么事，只不过是说说话，说热情澎湃的话。贵得陪着县长和区长上台讲完了话，又从台上跳了下来，好像是贵得的意思还不准备开场，他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。“都几点了？”贵得身边周围不



少人对贵得小声说是该开场的时候了，“人家马县长和吕区长都来了，话也都讲过了，你还不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”贵得说：“谁说都到齐了，牛老师还没来，牛老师来了吗？就靠他们？他们能把棚里的瓜卖出去？还不靠人家牛老师。”他这话是对着村里的那帮人小声说的，那帮子人当然知道贵得说的“他们”是谁？

“他们”就是区上县上下来的这帮客人，吃饭喝酒他们一个顶两个，要说卖瓜，他们可比不上牛老师。牛老师原来是个教书的，后来扔了书本去做水果生意，这几年可搞大发了，和南方都有生意。人们说县里卖的橘子都是牛老师从南方倒腾过来的，还有香蕉。

“是不能再等了。”贵得左右看看，说开就开吧，牛老师也未必爱听这两口儿。

戏开了，村子里的人们看戏其实是为了热闹，戏台下边的声音要比上边都大，吃瓜子的，吃糖葫芦的，和亲戚们说话的，人们要的就是这份儿热闹。戏台下都是说话声，都是一张张的脸，人们当然也有看戏的，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，一边看一边说“桃子红怎么还不出来？”“二毛眼呢？”有人在旁边烦了，说“该出来就出来了，你这么一说她就能提前跳出来？那还叫演戏？”这个人这么一说，原先说话的就急了，说：“这是你们家？不是吧？你还管我说话呢？”乡下看戏就是这么吵吵吵吵、吵吵吵吵，有人在台上出现了，马上有人说这可是桃子红？桃子红出来了！马上又有人说：“看过戏没有，这是宫女儿？桃子红能演宫女儿吗？桃子红演的是金枝女。”

丁儿香呢，心根本就不在台上，她压根儿就不怎么爱看旧戏，《打金枝》演得再好与她也没什么关系，她想知道大来这会儿在什么地方？大来刚刚送来的瓜她已经吃完了，瓜不怎么甜，但她觉得是特别的好吃，从来都没这么好吃过！她把瓜皮放在了脚下，瓜子儿却在手里握着，都握热了。她不敢把脸左左右右地转来转去找大来，但她觉着，大来这时候也肯定是在看她，站在别处看她，所以丁儿香把身子正了又正，这么一来呢，她就要比旁边的人高出许多。因为她的前边是区长和县长，所以她坐的这片地儿相对安静些。她看见有人给区长和县长



猫着腰送过来两束红红绿绿的花，是塑料花？丁儿香倒有些不明白了，人家台上唱戏挺累的，怎么倒要给县长和区长先送花？丁儿香的舅妈像是猜透了丁儿香的心思，马上把嘴对着丁儿香的耳朵小声说：“你往哪儿乱看？你看送花的那个是谁？”舅妈这么一说，丁儿香的脸就红了，她怎么就没注意到刚才把花给县长和区长送过来的人就是大来，这会儿他就站在县长和区长坐的这排的顶边上，正朝这边一眼一眼看呢。丁儿香不好意思了，她也把嘴对准了舅妈的耳朵，小声说她并不是在看大来，她是在看送给县长和区长的花儿呢：“怎么倒给他们花儿，花不是应该给台上的桃子红和二毛眼吗？”丁儿香这么一说，丁儿香的舅妈就小声笑了，捂着嘴笑，又把嘴对了丁儿香耳朵小声说：“那是先准备好的，待会儿县长和区长上台接见演员要带的。”丁儿香的舅妈说了这么一句，停停又用嘴找准了丁儿香的耳朵，说：“要不是上台接见演员，区长和县长才不会坐到散戏。”丁儿香的舅妈还小声说，“那不是，电视台的在那儿等着呢，要不是电视台要拍电视，区长和县长才不会坐这儿看戏。”

这时候人们哄了起来，是桃子红出场了，穿一身大红的帔，真是俊俏。旁边的那个人又说了：“这才是桃子红，那年我还跟她说过话呢。”这人说了还不算，人已经站了起来，对另一边他的亲戚大声说：“二大爷，二大爷，这就是桃子红。”那边也有一个人马上站了起来，往台上看，说是不是就是她？这人这么一站一说，旁边的人可不乐意了，说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是看你还是看人家桃子红？这人又说：“这是你们家？谁规定不能说话？”因为说话的都离县长和区长不远，贵得就站起来了，说：“看戏看戏，都好好儿听人家桃子红唱，领导还在这儿呢。”贵得说完又朝另一边看，大声说：“大来大来，把暖瓶拿过来，领导喝水。”贵得的声音更大，但人们都没什么意见，又都伸长了脖子看台上的桃子红。

大来过来了，提着三个暖瓶，一只手两个，一只手一个。他猫着腰，怕人看到，大来把两个暖瓶给丁儿香前边那一排放下，手里还擒着另一个暖瓶，怎么就猫着腰又不见了呢？丁儿香根本就不敢朝那边看，及至有人猫着腰过来了，听



声气是大来，丁儿香这才看到大来的手里不但还有一个暖水瓶，另一只手里还有大茶缸子，他猫着腰过来，在丁儿香妈的前边蹲下，他把暖水瓶放下了，小声对丁儿香妈说：“婶子您喝水。”再猫着腰往出退的时候，大来就轻轻拉了丁儿香一下，他猫着腰，没人看到他的这个小动作。他猫着腰从这一排出去，人就站在了边儿上。丁儿香的眼睛这时候像是变得特别大，用眼角都能看到大来就站在那里，在这一排的边上站着，等她。

有人推了丁儿香一下，是舅妈。

“去。”丁儿香的舅妈把嘴又放到丁儿香的耳朵上了，热乎乎的。

“干啥？”丁香的声音小得不能再小。

“去呀。”丁香的耳朵又热乎乎了一下。

“干——啥？”丁儿香好像是不那么耐烦了，把身子摇了摇。

“你说干啥？”丁儿香的舅妈说你去给舅妈取取头巾，看这风，看这风。

“哪有风？”丁儿香又小声说了。

“你给舅妈取去，再给你妈取一条，都在柜里。”丁儿香的舅妈又推了推丁儿香，这么一推呢，就好像把丁儿香一下子给推了起来，这可是舅妈推的，丁儿香可没自己往起站，丁儿香没猫腰，只不过她侧着点身子，一点一点走到边上了，来到大来跟前了，这可好像是在梦里，她挨近一点大来，大来就马上离开一点，她挨近一点大来，大来就马上离开一点，她再挨近一点，大来就又马上离开一点。就这么，他们从戏台子那边走了出来，一旦离开了那些看戏的人，丁儿香和大来很快就没有距离了，这回倒是，大来挨近一点，丁儿香就离远一点，大来再挨近一点，丁儿香就再离开一点。后来大来一下子把丁儿香的手攥住了。大来说：“到我们家的暖棚了，没人看了。”丁儿香这才觉得唱戏的声音果真已经小了那么多，而大来的声音却大了那么多，她还闻到了什么，闻到了酒的味道。大来把他们家的暖棚打开了，暖棚里的味道湿不叽儿的还真好闻！味道还有湿不叽儿的吗？暖棚里就是这么个味儿。按说暖棚里有灯，而且还不是一个，一是为了给瓜照个亮，让它们晚上也别忘了往大了长；二是可以给暖棚加点儿温，好让它



们别冷着。大来和丁儿香进了暖棚，但大来没把灯开开，他对丁儿香说你不怕吧？你放心谁也进不来。丁儿香却说她有那么点儿怕，黑咕咚的！挂在蔓子上的西瓜可不就像是人脑袋，正在厚密的瓜叶子后边悄悄看着他们两个。

大来紧紧攥着丁儿香的手往暖棚里边走，暖棚里可真够黑的，月亮都照不进来。但大来就怎么看到了那地方放着一张两条凳子架起来的床呢，大来已经坐在了床上，他让丁儿香就坐在他的腿上，说这样热乎点。丁儿香可不知道那是张床，她还以为是个凳子，只不过到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张床，而且还够结实。

“吃不吃瓜？”大来说，小声说。

“不吃。”丁儿香的声音更小。

“管他呢，他们他们的，咱们咱们的。”大来小声说。

戏台那边呢，在唱到第三折的时候出了点事，一下子停了，唱到半道停了，是贵得传话让停的。下边看戏的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台上出了什么事？人们只当是下一折马上就要开了，是间歇。台下其实这会儿比上边还要热闹，这就是村子里看戏，多久不见的亲戚们非要在这时候才有说不完的话，你要是让他们回家好好儿说，他们倒没了话。有什么吃的，红薯干儿啊、炒花生啊、大红枣儿啊、风干栗子啊、软柿饼子啊这时候都拿了出来，好像是在搞吃喝大比赛，你要是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好好儿拿回家去慢慢吃，他们倒会觉得没了味儿，他们偏要在这地方吃才有味道儿。他们吃着说着，说着吃着，但他们也很快觉出台上有事了，怎么唱到一半儿停了戏了呢？这时候人们又看到了贵得，已经上了台，只不过是贵得走在后边，他前边还有一个人。下边的人便有些急，是不是停下不唱了呢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贵得已经站在了台上了，只不过他侧身站在另外那个人的旁边。

“大家欢迎牛总。”贵得先就拍起手来。

下边也就跟上拍手，村里人不习惯拍手，拍得七零八落，也没人教导他们。



戏台下的乡亲们便有不少人知道台上那个人原来是牛老师，只不过他现在不是老师了，是县里出了名的水果大王。他怎么这会儿才来？戏都唱了三折了。金枝女都让郭暖打过了，上用拳打下用脚踢，下手可够狠的，谁让这个金枝女不让郭暖好好儿回宫呢？还挂什么红灯笼，两口子要在一起睡觉还要挂红灯笼！规矩太重！要是金枝女不把红灯笼挂出来小郭暖就不能进去，这简直是太让人生气了！这个金枝女太不像话，她挨了揍，活该她挨揍！谁让这个金枝自以为是皇上的姑娘就不去给公爹上寿呢，郭暖已经打过金枝了，下边的戏就更好看了，怎么就停了呢？贵得这家伙在搞什么？

戏台子下边的人们听不清贵得在上边说什么，只看见贵得先说了两句自己就鼓起掌来，接着是牛总说话，就是那位人们都熟悉的过去的小学教员牛老师，他也说了好几句，不是好几句，是几十句也多吧，然后贵得又要下边的人们鼓掌，鼓完掌，两个人这才又从戏台上下来。这一回是贵得先下，在下边张着两手，好像生怕牛总走不稳摔了。

“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”离得近的人们听见贵得对牛总说：“就等你啦。”

牛总说：“看过看过，桃子红，不用重开，继续演，唱戏还有重开的？”

“我已经说了，就让他们重开，这台戏就是给你牛总唱的。”贵得说。

“县长和区长还在呢。”牛总说往下演往下演，叫我牛老师就行。

“他们不算什么！”贵得靠近牛总，小声把这句话送到牛总的耳朵里，说别看他们是县长区长，他们只知道下来吃肉喝酒瞎鸡巴吹，他们又不能把棚子里的西瓜给人们都卖出去，他们一个瓜也卖不出去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能事事都把他们顶在头上。

“可不能这么说，可不能这么说，那也不能把我顶在头上。”牛总毕竟是老师出身，为人很谦虚。

“他们连一个瓜也给我卖不了。”贵得又小声说。

“可别这么说，他们一个一个都比我大。”牛总说。